

不纯粹的爱也是爱

◎皖皖

泰国电影《姥姥的外孙》简直像一部纪录片，拍得太真实了。东亚文化何其相似，看得我每每出戏，代入了身边很多人。

东亚文化里最典型的“女儿照顾生病父母，儿子负责继承遗产”，最不争气的孩子往往得到父母的偏爱，在这部电影中表现得入木三分。电影探讨了很多东西，比如爱、孤独、生病、陪伴、死亡。上一代对下一代的爱不计回报，父母爱孩子从没想过要得到什么，一心只希望孩子好。而晚辈对长辈的爱漫不经心，不那么纯粹，甚至包含着算计。大儿子一家与姥姥去寺庙拜佛，儿子儿媳都是祝自己和孩子的愿望成真，姥姥则对儿子、女儿包括外孙都有具体的祝福。

姥姥一生勤勤恳恳，生病倒下前还开着早粥铺。她独居在一个小两层的老房子里，平日大家也很少来看望她。等某天姥姥被查出患癌症晚期后，大家突然都跑得很勤，抢着说要照顾她，原来都是盯着老人的房产。

外孙阿安（马群耀 饰）辍学在家打游戏，也不出去找工作。看到学护理的表妹因照顾她生病的爷爷，得到了爷爷的房产后，阿安也动了心思，主动提出陪伴姥姥。他带姥姥去化疗，陪她打牌玩乐。电影细节刻画得好，阿安见姥姥的上衣最底下一颗纽扣没扣，就调侃姥姥是不是想走性感路线，姥姥说是为了宽松舒服。

凡人皆有烦心事

◎知秋

电视剧《凡人歌》主要聚焦一线城市的三个家庭六个角色，面对各自的人生窘境，他们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努力安身立命。有人说故事接地气，就是自己或身边人的经历。也有人批评剧情悬浮，因为角色都是中产阶级，不属凡人之列。个人以为，后一种看法对“凡人”的定义未免狭窄，正如李宗盛《凡人歌》里唱的：“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；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”

女主角沈琳曾是月薪两万的白领，为孩子回归家庭。男主角那伟是在公司工作15年的副总，对老板无比忠诚，而且手中握有千万期权，一旦公司融资成功，他们的人生又能跃上一个新台阶。看似平稳的生活却暗藏危机，先是那伟被老板挖坑还债80万元，沈琳不得不不再找工作。后来，那伟又被老板娘辞退，没拿到补偿金，沈琳也同时失业，家庭收入瞬间归零。年过四十，再就业艰难，但他们胜在夫妻同心同频，不指责、不抱怨，日子能奢可简，能吃苦，不放弃，抛下所谓的面子，再大的坎也能迈过去。

那伟的弟弟那隽和女友李晓悦是“人间清醒”。一个名校毕业，年薪百万，对工作生活都有规划，有目标，是标准的卷王，而且还要拉动身边人一起卷，因为在北上广深只能变成废柴——

最后，姥姥躺在病床上，阿安帮她解开衬衫最下面的纽扣时，姥姥就用这句话来回应外孙。

电影看完让人思考，不自觉地代入其中。我问老公，像阿安这种不纯粹的爱是不是爱？他立即回答，不是。他太过理想主义了，人类的爱其实很复杂。比如，阿安在陪伴姥姥的过程中，慢慢看见她的难：大儿子是中产家庭，但极少来探望她；女儿即阿安的妈妈，在超市工作，独自带着儿子，生活比她还苦；小儿子单身、不工作，到处欠债，还时不时来偷她的钱。所以姥姥说，她最不希望看到小儿子，因为只要他来就说明他这段日子过得不好。阿安就把自己家唯一值钱的银腰带送给小舅卖钱还债，让他少去姥姥家。

姥姥最终把房子留给了小儿子。阿安很生气，大儿子也生气，只有女儿心平气和。想起南京的姑妈，去世后把房子留给了没结婚的大儿子，二儿子（中产）与家境普通的小儿子联手打官司告大哥。父母的爱总流向最弱的那个，而其他孩子又觉得父母偏心，恩恩怨怨就此产生。

阿安还是心疼姥姥，把住进养老院的姥姥接回家自己照顾，直到她去世。

片尾有个小反转，姥姥其实一直在给阿安存钱，自他出生那天起。而阿安，把这一百万全部拿出来给姥姥买了豪华墓地。

陪伴是最不容易的，不纯粹的爱也是爱。



“你也是在播种，希望将来有收获吧？”



 新影视



一代人师严修 洪宝生导演

该片是纪念南开中学建校120周年、南开大学建校105周年的献礼之作，讲述了著名爱国教育家、南开校父严修主张教育革新，创办南开系列学校，为国家培养一大批爱国救国、报国强国杰出人才的生平伟业。



里斯本丸沉没 方励导演

这是一部东方的“敦刻尔克”，是一部关于纪念中国渔民伟大壮举的纪录片电影。寻访英、美、日、中核心当事人及后代，试图接近舟山东极岛附近海底30米处的二战“死亡之船”——“里斯本丸”的沉船真相。



藏海花 韩青导演

本剧讲述了《盗墓笔记》故事后，吴邪和王胖子因缘际会前往雪山，探寻张起灵神秘身世，过程中与张家兄妹张海杏、张海客斗智斗勇，并卷入一场前所未见的阴谋中。一场浪漫彼岸的冒险由此拉开帷幕……

消失的民谣

◎喜乐

特意找了后海附近的酒店住下，十多年前就听说许多唱得不错的选秀歌手都曾在三里屯的酒吧驻唱，那个微信和自媒体都还没有的年代，“超级女声”红遍了全国。但据说三里屯早就落没了，于是便来到了什刹海。沿河的石阶上坐满了白衣青年，还有不少蓝眼睛的老外，空气里散发着令人愉悦的文艺气息。每一家店都有驻唱歌手，大多是架子鼓和电吉他，有些店里配上了闪耀的背景屏。从头到尾走了一圈儿，风格迥异，最终选了一家很安静的清吧坐了下来，点了一壶普洱消食。

一个戴帽的男孩在唱《春风十里》，五六年前鹿先森乐队出的专辑，灯光很暗，帽檐遮着看不清他的脸，看不出表情，但歌声柔滑而有力量，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吉他扫弦，令普洱的味道绵软而回味悠长。“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

着你，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。今天的风向你下了雨，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”敲架子鼓的是一个长头发男生，每一次鼓声都仿佛是一个询问。

一名作家曾经提到他的阅读感受，有仿佛被雷劈中一般瞬间领悟，而民谣是最能表达个人内心的形式，仿佛所有的人唱出来都是同一种味道，既小众又宏大。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专注地听歌了，一直在名利的混沌里挣扎，想要更多，却仿佛失去的更多。失去了听歌的静心，失去了读书的专注，失去了与亲人交流的耐心，冷静理智得近乎冷血，以为会在这样的场景下热泪盈眶，但热泪只是变成了感慨，在心里默默地拥抱了十几年前在电视前热情满满为歌手欢呼的自己，曾经的我已经彻底消失，说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欢喜。可能我埋头向前太久了，忽然拾起纯真的民谣，感觉蒙灰的心灵被擦亮，整个人都觉得温暖而安宁。

人人都有烦心事，生活还得继续。